

■ 安庆地理

高河的地名

吴良伦

浩浩长江流经安徽5市800里，怀宁是其中安庆市所辖的一个县份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晋安帝以永嘉荒乱之后立县，以怀宁兹土也。”怀宁的县名，即取“永怀安宁”之意。

在怀宁，皖水之滨的古镇石碑曾经有过辉煌，但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，方圆不足几平方公里，只有一条省道联系外界，禁锢了城市发展空间。偏西南一隅的位置，大大影响了对全县的辐射。三面环水的行洪区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，一度让石碑居民每到汛期时头上顶着一个“大水缸”。1997年，县城搬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，经省、市、县有关部门多方论证，全县各界人士反复评议，60公里外的高河镇被确定为新县城。

高河，原名高河埠，系长江流域菜子湖的一支流，起源于县内石镜乡的独秀山北麓，沿途与枫林河、查湾河、泉水河等支流汇合，统入三鸦寺湖，再经马踏石出口，人人河汇入菜子湖，最终汇入滚滚长江。

2002年元月，怀宁县城从石碑镇顺利迁到高河镇，一眨眼20年了。从小到大，从大到优，如今的高河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

新县城雏形初现之际，县民政局约请县内文化界人士为新县城道路、公园、河流等地命名，我也是受邀者之一。记得主持人开场就说：“地名既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，又是区域社会文化的形态和载体。名有五：有信，有义，有象，有假，有类。以名生为信，以德命为义，以类命为象，取于物为假，取于父为类。希望大家开动脑筋，为我们的新县城取出一个个响亮名字来。”与会人员一致认为，怀宁是东汉古诗《孔雀东南飞》故事发生地，是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发源地，是邓石如、陈独秀、邓稼先的故乡，在地名命名上一定把这些元素考虑进去。于是，独秀大道、稼先路、孔雀路、稼先公园、孔雀广场、怀安河公园、黄梅阁等一个个饱含怀宁元素的地名相继诞生。怀宁新县城特色鲜明、内涵丰富的地名，无疑是了解怀宁地域文化密码的“钥匙”。

位于风景旖旎的独秀公园内的黄梅阁，是一所集黄梅戏演出、排练、创研、史料陈列、艺术制作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场所，也是外来戏曲票友参观交流的首选之地，堪称怀宁县一流的艺术剧场。建成交付以来，每天丝竹不断，耳濡目染的尽是浓郁的黄梅戏气息。为巩固黄梅戏戏曲基础，不断扩大黄梅戏群众基础，有着66年历史的怀宁县黄梅戏剧团，依托黄梅阁这一阵地，从今年1月22日开始，每天晚上7点半到10点半，以“我们的中国梦，文化进万家”为主题，以抖音的形式，直播演唱黄梅戏，让人们通过手机屏幕便可饱览戏曲文化大餐。

地名不仅是一个地方地理符号和方位坐标，更是人们乡愁记忆、情感寄托的所在。谁不说俺家乡好？正如为怀宁量身定制的歌曲《望春花》所唱的：“望春花树下仰望，心怀安宁是故乡。我看见梦里，梦里的望春花开了，我听见梦里呀，妈妈在歌唱……”在怀宁听歌望春花，惬意无比。深情悠远的歌曲《望春花》，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怀宁人对一方土地的感念，更是怀宁人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。



静静时光 周文静 摄

■ 四季物候

霜 降

黄骏骑

霜降，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这时节，气温下降，夜间散热快，“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”，圆润的露水就凝结成六角形的霜花。古人以为霜是从天而降的，故而名“霜降”。其实，这秋霜与露水一样，都是空气中的水汽凝结的。

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：“一候乃豺祭兽；二候草木黄落；三候蛰虫咸俯。”这是说，霜降时豺狼开始大量捕捉小兽，把自己吃得肥肥的，以便度过不易觅食的寒冬；野草枯黄，树枝落叶，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；蛰虫则蜷缩在洞中不动不食，伏下身子冬眠了。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呢，“霜降百工休，居者皆入室。”农耕时代的这个季节，野外的劳作也快歇息，人们开始猫冬了。农谚“霜降见霜，米谷满仓”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

“秋深山有骨，霜降水无痕”。只是这些年不知是全球变暖，还是被高楼大厦所遮蔽，生活在小城的我，早晨推开窗户，很少见到一层像细盐那样的秋霜了，甚至连湿漉漉的露水也成了奢侈品。

年轻时早起，进山打柴，行走在山边的小径，星星还在眨眼，一股凛然的寒气扑面而来。山上气温低，上冻了，脚踩在地上，不时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。走了一阵，天已大亮。路边的菜园里，萝卜、大蒜、芫荽、油菜，还有嫩嫩的豌豆苗、青青的白菜叶子上，都披盖着一层雪末状的厚霜。松树上焦黄的松针，脆黄的杨树叶，枯黄的狗尾巴草，在晨风中轻轻摇曳，空气中盛满空灵与清隽，弥漫着独特的香味。看到这些原本青莹的菜蔬被霜打得失色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有的紧贴地面，几乎一提就碎，心里不免有些隐隐的担忧。其实，这都是多余的。一到中午，太阳出来了，地上暖烘烘的，它们经过秋霜轻轻抚摸后又缓过了劲，盈满勃勃生机。霜降，无疑是一次洗礼。

霜打过的萝卜、白菜、菠菜，吃起来特别鲜；霜降后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格外粉，可以当作水果吃；经霜后仍挂在枝头的红柿子分外甜……从科学的角度看，秋霜出现在植物表面后，植物也会启动抗寒反应，像萝卜、油菜一类的蔬菜都含有淀粉，淀粉本身并不甜，还不容易溶解于水，只有到了霜降以后，这些植物中的淀粉在淀粉酶的催化下水解变成麦芽糖，再转换成为葡萄糖，自然甜丝丝的。

霜降，与九九重阳很近。霜降时节正是菊花盛开的时候，因而有“霜打菊花开”之说。在古人眼里，菊花有着不寻常的文化意义，被认为是延寿客、不老草。于是，赏菊、饮菊花酒、登高，自然成了这一节气的雅事。

■ 流年碎影

土灶台

李品刚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老家人做饭炒菜都是用土灶台。土灶台是用土壘（泥土和碎稻草揉和后，用一个木制模子脱出来并晒干的建筑材料）垒砌的。砌灶台用的土壘比灶壁土壘要厚实一些，后来也有用砖块垒灶洞口的。

土灶垒砌好，先用碎稻草拌和搅匀的泥土严严实实地糊上一层，待风吹稍干一些后又用石灰泥糊磨均匀，然后用一个圆润的瓷石在灶面上细细打磨，直到平滑光亮，手掌婆娑着，有如抚摸脸庞的感觉。

灶面的大小决定于家庭人口的多少，两个灶锅之间安装有一个或两个井罐。可别小瞧这个井罐，烧开水可以饮用或泡茶，热水可以洗漱，怕凉的饭菜也可以放在井罐上保温。

灶壁是很讲究的，它要巧妙地掩盖灶膛排烟的烟囱并伸到房顶上方。晨起和日暮时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青烟袅袅，飘飘扬扬。灶壁正中有一个专供灶王爷神位的洞穴。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灶王爷，只记得洞穴摆放着一只小灯盏，为早起和天黑后做饭时照明。

灶下三件物品必不可少：火钳、吹火筒和破柴刀。铁打的火钳是用来往灶膛里夹送柴草的；吹火筒在引燃柴草和火力不旺时，可起到大作用。晒干的树枝、劈开的木头，还有

麦秸、稻草和从野外锄回来的柴草，用火钳夹住塞进灶洞，灶膛里闪烁着的火苗，舔着锅底，也映红了烧锅人的脸庞。

母亲做饭时，我们小孩子总是喜欢围着灶台转，听着柴火的噼里啪啦声，听着翻炒炒菜的当当滋滋声，小眼馋巴巴地望着，小嘴里不住地吞口水，母亲夹一小撮菜塞到我嘴里，我高兴得一溜烟跑了。

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必备火团和火盆，底部放一点锯屑子、风干的树果子，后来有了木炭，覆盖着从灶膛里掏出的未完全燃尽的柴头子和火灰，再搭上一块破旧的衣服，一家人密密挤挤地围坐在装有火盆的火桶里说东道西，其乐融融。

生产队收获马铃薯、红薯后，我们如兔子赛跑一样冲进田地，脚踢手抠，捡回遗落的马铃薯或红薯，等到母亲收工做饭时，心急火燎地守候在灶门口，一旦饭菜做好立马把“战利品”塞进灶膛，用火钳把滚热的火灰盖住，急吼吼地等着香气散出来。

土灶烘烤出来的马铃薯和红薯很粘稠，虽然有些烫手，可我们早已迫不及待，一边剥皮一边狼吞虎咽，有时连皮都来不及剥直接掰开就啃，乌漆麻黑的外皮把小嘴吃得黑乎乎的。

